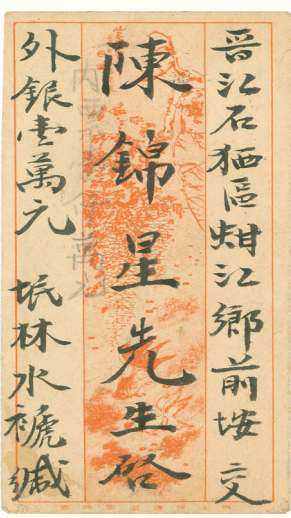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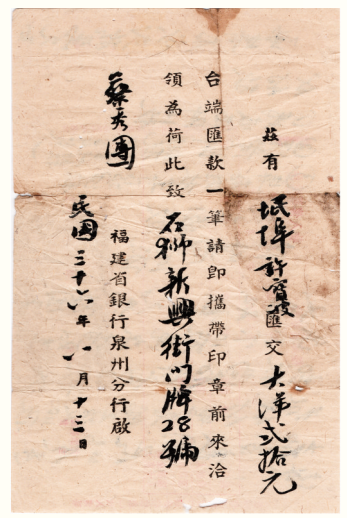


纸短情长越重洋 见字如晤寄乡愁



菲律宾华侨林水灏的侨批



汇款大洋20元至石狮新兴街



厦门劝业银行票根



汇款侨批兑现信封



送往石狮后花的侨批信封



送往石狮后花的侨批信封

“阿嬷，孙儿在番邦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随信附上银钱，望家中大小平安……”这样的文字，曾无数次从南洋的椰风蕉雨中启程，跨越惊涛骇浪，抵达石狮的寻常巷陌。近日，一部以侨批为主题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引发广泛关注，让这些沉睡在档案馆里的泛黄纸页，重新走进大众视野。而与潮汕相似的被闽南人称为“侨批”的信笺，不仅承载着银钱，更浸透着血泪与思念，是漂泊者用生命写就的史诗。

石狮，这座著名侨乡，自古便有“十户人家九户侨”之称。北宋进士谢履在《泉州歌》中写道：“泉州人稠山谷瘠，虽欲就耕无地辟，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千百年来，一代代石狮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，在异国他乡艰辛打拼，却始终心系故土。他们将辛苦挣下的钱款连同家信递送回乡，这便是“侨批”。

在蚶江镇，曾有一个关于侨批的感人故事。1947年，菲律宾华侨林水灏寄给石狮蚶江陈锦星的侨批中，附有汇票1千万元和外银1万元，他在信中嘱咐内侄：“有余资要用于商业发展。”这位早年只身前往菲律宾的华侨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从事最基层的工作，却始终不忘用侨批维系着与家乡的纽带。

在永宁，侨领詹孟杉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。这位出生于永宁港边的贫苦少年，十九岁赴菲谋生，凭借勤奋努力，成为马尼拉铁业油漆界的翘楚。他公司印制的侨批封上，不仅有中英文地址、电话号码，更印着油漆产品的彩色商标和广告语。这些细节折射出华侨超前的品牌意识，也见证了他们在异域扎根、融入当地的智慧。

然而无论事业如何成功，詹孟杉始终心系故土。在一封1931年寄给家乡侄儿的侨批中，他详细交代处理族中“公地”租金的事宜，认真计算大银与小银的差价，生怕族产受损。这份对公事的负责，正是一位游子对故土最深沉的守护。

侨批的发展，是一部微缩的华侨奋斗史。最初，信款多靠随轮船往返的“水客”代带。随着业务量增加，逐渐出现了专门经营侨批的信局。当年石狮侨批业风生水起，荣昌、侨源、新民、百川、庆昌等信局涌现在石狮。这些信局虽大多已消失，但风里街道后花社区的谦记楼、宽仁社区许厝埔的联泰楼等遗址，依然诉说着那段岁月。最后一任派批员回忆起当年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红砖古厝间，车铃声中递送的不只是汇款单，更有“见字如晤”的温度。

如今，这些泛黄的侨批静静躺在博物馆里，那上面晕开的墨迹，或许是某位华侨在槟榔树下写信时滴落的汗珠，又可能是故乡老母展信时落下的泪痕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侨批的保护与活化正在石狮加速推进。风里“谦记楼”已完成主体修缮，即将打造为石狮首座侨批馆，让“世界记忆遗产”在侨亲旧宅中重生。

从水客的褡裢到信局的印章，从泛黄的信笺到即将开放的侨批馆——一纸侨批，承载的是千千万万海内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，是“赚大钱、起大厝、荫乡里”的石狮基因，更是跨越时空、见证亲情与乡情的珍贵记忆。正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唤起的那份情感，每一封侨批，都是游子写给家乡的一封情书，穿越重洋，永不褪色。

(记者 邱育钦)



菲律宾侨亲送至石狮的亲笔信



侨汇通知书



侨亲定制信封